

THE FIRST HALF  
OF  
*Rong Yiren's Life*

高仲泰  
著

# 荣毅仁的前半生



非外借

# 荣毅仁的前半生

高仲泰 著

THE FIRST HALF  
OF  
*Rong Yiren's Lif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荣毅仁的前半生 / 高仲泰著. — 南京: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594-1298-0

I. ①荣… II. ①高… III. ①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1404号

书 名 荣毅仁的前半生

---

著 者 高仲泰

责任编辑 张 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298-0

定 价 45.00 元

---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七十  
周年和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 目 录

序章·····	001
一 半是笑容，半是眼泪·····	008
二 紫砂茶壶和三足鼎立·····	050
三 暗伏危机的“黄金时期”·····	075
四 突如其来的大祸降临·····	084
五 黎明前风雨如晦·····	099
六 彷徨和抉择·····	108
七 面粉霉烂案缠身荣毅仁·····	122
八 上海成了红色城市·····	136
九 满园春色关不住·····	158
十 陈毅夫妇做客荣宅·····	171
十一 上海的早晨不平静·····	184
十二 荣毅仁另辟蹊径·····	202
十三 华懋饭店的风吹皱“一池春水”·····	218
十四 一代巨贾荣德生远行·····	230
十五 戴上“红色资本家”之冠·····	242
后记·····	255

## 序章

荣毅仁对1949年5月25日这个战火纷飞的晚上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那一晚，荣毅仁通宵未眠，孤身一人待在上海康平路的住宅内，夫人杨鉴清和四个孩子都去了香港，家里空荡荡的，寂寥无比。他衣冠整齐地待在书房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重要客人的光临。他时而坐在沙发上喝着茶，静静思考着，时而起身在地毯上踱来踱去。他头脑极其清醒，丝毫没有睡意。他感到有些兴奋、也有点紧张，甚至稍稍有些惴惴不安。他清楚，这个晚上，上海的历史正在发生巨变。这个圣约翰大学历史学学士，有自己对历史和投资的双重敏锐和洞察力，并毕生受惠于此。但他并非没有精神压力，因为像他这样的大资本家，留下来的毕竟不多。也毕竟不是身边微末之事的改变，而是一场狂飙。他艰难地作出了留下来的选择，这选择对与不对，他自己都没有肯定的答复，但有点是确凿的，这是他深思熟虑和审时度势的结果。

璀璨的霓虹灯已熄灭，万家灯火已剩下寥若晨星的几盏。黄浦江的外国军舰和商船已撤退到吴淞口，江面一下显得空旷和萧瑟。苏州河里的小舢板和木船在微漾氤氲中无声无息，大上海从未像这一晚这么幽暗。那些平时灯红酒绿，裙裾飘逸，舞客穿梭的夜总会、舞厅已早早闭门，即使开门，也门可罗雀。没有人还能在这样的时刻贪图享乐。像荣毅仁一样，大多数上海人都在等待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有的是兴奋不已和热切期盼，有的是无奈和迷惘，有的是恐惧和恐慌。

紧闭的门后、窗帘后，在暗处有一双双惊疑不定的眼睛在闪亮，有一双双竖起的耳朵在听着外面的点滴动静。

在战火中苦苦挣扎的饱尝了乱世辛酸的上海市民对于战争有种本能的恐慌。他们不了解共产党，但他们了解国民党政府，这个政府早已恶名满贯，人们憎恨这个无道的、腐败的、对民间疾苦冷若冰霜的政权。而共产党会比国民党好多少呢？他们说不上来。

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却说过这样一句话：不会有比国民党政府更坏的执政者了。

荣毅仁同意父亲的判断，爹爹断事一向稳重、透彻，举重若轻，对大格局和大方向的事拿捏得住。他和伯父荣宗敬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危害有切肤之痛。所以，这一判断不仅仅是一句气话，一句诅骂，一句牢骚，而是荣家这些年所经历的惨痛遭遇的血泪体验和心头留下的肉红疤痕阵阵作痛的呼喊。

这些年，荣毅仁和他的家族就像身处动荡咆哮、茫茫无际的海洋，海岸是如此遥远。可今晚过去，新的一天来到时，能看到他所渴望的海岸吗？他希望能看到。

他的家乡无锡已在一个月前解放了，几乎没有打上什么像样的仗，国民党的城防军就溃不成军了。在这之前，荣家在去留问题上争执不一，父亲荣德生铁了心要留下来。他的几个儿子、侄子走了、荣氏家族的多年的合作伙伴、执掌福新面粉系统的王禹卿走了。老人说：“脚生在你们身上，你们要走，我拦不住。反正我不走。”

在无锡解放前几天，有谣言说，申新的荣老板荣德生逃到香港去了，荣德生听说后，断然乘上黄包车在无锡城兜了一大圈，在车上，年过七十的荣老先生笑眯眯地和遇见的熟人打招呼，后面跟着几个无锡商界的头面人物。谣言不攻自破。荣毅仁知道后，对夫人杨鉴清说，要是我在无锡，也会跟着爹爹出去兜圈子的。这叫父唱子随。那个时候，荣毅仁就决定留下来了。他和爹爹一样，不顾许多人的劝阻作出了留下来的决断。

解放军接管无锡后，爹爹安然无恙，受到了礼遇。虽然电话不通了，但几天前父亲还派人带来了口信，嘱他不用担心。他目睹的解放军是支仁义之师，他接触到的共产党官员简朴淳和、礼贤下士。他们保护和支族工商业，无锡工厂和商铺从解放之日起从未停工停业，市面繁荣，人心稳定，原来笼罩在工商业人士心头愁云惨雾一扫而光。

外面激战正酣。清晰地传来隆隆的炮声、有的炮声像低沉的雷鸣。枪声密集、急促、猛烈，夹杂着巨大的爆炸声和铿锵有力的号子声，震天动地，惊心动魄。他时不时拉开窗帘，看一下窗外，五月的花园黑漆漆的，花木森森，宿鸟静寂。花园外的马路人烟稀少，但有时会有急促的脚步声、车轮辘辘声掠过他的耳鼓。目力能及的深远的夜空是通红的、红得有点诡谲。可以看到一大坨一大坨乌黑的雨云般的硝烟在艳红中升腾。

到后半夜，枪炮声稀少了，骤然间戛然而止。大上海安静了下来。安静中有种尘埃落定的气息。有种激荡以后的静气。

有件事让荣毅仁感到焦虑和犹豫，一个多月前，因为一起所谓的霉粉案使他受到了起诉。国民党军方因为东北战场惨败，将原因之一归结荣家面粉厂加工的面粉发霉变质，致使部队拉肚子而影响了战斗力。这当然是无稽之谈！荣家历来视信誉为生命，“戒欺”是他们的信条。每天早晨，荣德生、荣宗敬兄弟都要以一碗用自己工厂产的面粉做的面疙瘩汤作为早餐，用自己的舌尖来检验粉质，口感稍有欠缺，马上通知厂家找出原因，加以改进。荣氏兄弟将这个抱朴守拙的习惯坚持了好多年，并在第二代得到了传承。

销售霉烂的面粉，欺诈客户，投机取巧对于荣家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是无端的指控。这显然是有人蓄意加害于荣家和经办这笔订单的荣毅仁，是彻头彻尾的诬赖。上海高等法院送来了传票，荣德生的四少爷荣毅仁作为被告站上了被告席，出庭了几次。这消息传遍了上海的街头巷尾，登上了上海多家报纸的头版新闻。非常凑巧，明天一早他又要到庭继续受审，并接受法院判决。这虽是场闹剧，但内幕复杂，牵涉到宋子文等大人物，事出国民党上层的内讧。虽然有口难辩，但荣毅仁不想逃避，他要据理力争，他要用事实洗刷这无中生有的捏造和污蔑。

他犹豫着，打不定主意，不知道明天要不要去法院？也猜不透战事是否会影响法院开庭？最后他考虑下来，决定准时去法院，共产党不一定马上会接管法院，他不能不去。后来，他反省这件事坦率地说：那时候我政治上其实很幼稚，法院是国家机器，共产党岂会保留旧政权的司法机关？不马上捣毁它，反而还会让它继续开庭呢？这是个简单的道理，我那时却还不怎么懂。

子夜过去了，上海破晓了，曙光初露，迷雾蒙蒙。上海外滩的石砌建筑在晨曦和雾色中显得朦朦胧胧，错落有致。一面红旗破天荒地海关钟楼屋顶飘扬。海关大楼的钟声在浦江两岸震荡。有轨电厂叮叮当地行驶着，但车厢里只有稀稀落落



几个人。这座东方大都市一片沉寂，偶尔在某个地方迸发出冷枪，划破雾气笼罩的天空。

荣毅仁没有开汽车，拎着公文包，西服外面着米色卡其布风雨衣，茫然而狐疑地在硝烟雾霭中踽踽独行，脚上的皮鞋纤尘不染。三三两两的行人盯住他看，风度翩翩，身高一米八四个子的他在人群中总是那么令人瞩目。此时此刻，他格外引人注目。

他一生不管处在什么情况，总是衣冠楚楚、精神饱满。他注重仪表，每天晚上，他都会将鞋楦撑在皮鞋里，保持鞋头的饱满；再将西装挂起，保持肩线和裤线的笔挺，一直到晚年耄耋之年他都会这样做，从未马虎过。

荣毅仁在破晓的上海大步走着，这个繁华离乱幽曲浮沉的上海，一切是那么熟悉，可一切又是那么陌生。突然，荣毅仁愣怔怔地站住了，他看到一个他从未看到的景象。成片成片的解放军露宿街头，他们抱着枪，枕着背包，沉沉入睡。这惊鸿一瞥，使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见过不少军队、日本兵、美国兵、国民党军队，租界的万国商团，可睡在马路上的军队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爹爹说得对，这是一支秋毫无犯、纪律严明的军队。一支仁义之师。

有几个战士在一旁站岗，和善地看着荣毅仁。战士一脸的淳朴，诚恳地提醒他：先生，还有国民党的散兵在打冷枪，请注意安全……

荣毅仁点点头，他脚步有些踌躇地来到浙江路上海地方法院门口，有两个解放军战士持着枪站在门口。法院的大门紧闭着。

哨兵问他：先生，你有什么事吗？

荣毅仁有些拘谨地问：法院里的人呢？他们还来上班吗？

哨兵回答说：他们全部逃掉了，解放军接管了法院……

荣毅仁呵呵地笑起来。他从公文包里取出出庭的传票，撕得粉碎，往空中一扔，纸片纷纷扬扬地飘着。

破晓了。天空蔚蓝，金灿灿的光线自天而落，照耀着楼宇、树木、街道。一个晴朗的一天。空气里还充满着火药味和枯焦味。到处是国民党军队留下的沙包堆叠的工事和铁丝网，被击坏的坦克、军车和火炮。一片狼藉、触目惊心。但那些布满欧式建筑的林荫街道和石库门弄堂房子完好无损。后来，上海解放后首任市长陈毅告诉他，上海这一仗，我们是瓷器店里抓老鼠，打得小心翼翼，轻手轻脚，我们可不想抓老鼠而把瓷器砸烂，我们要交给人民一个完整的上海。

一扇扇门打开了，一扇扇窗打开了。街上欢腾的人群越来越多。荣毅仁小跑起来。荣毅仁在心里欣喜地喊道：“上海解放了！我荣毅仁解放了，解放了……”

在集结令的号声中，解放军已列队集合，整装出发。秧歌队、腰鼓队载歌载舞。成群结队的上海民众挥舞起纸旗和红旗，欢呼声、鞭炮声、锣鼓声震撼人心。

荣毅仁夹在人流中，几个学生在发放小红旗，荣毅仁接过一面，欢快地挥动起来……

四十年以后的八十年代末的一个冬天，在建国门那幢大厦荣毅仁那间宽大办公室里，荣毅仁隔着办公桌接受我这个小老乡的访谈，他身材高大，器宇轩昂，花白的头发微微卷曲，梳得整整齐齐，剪裁合身的双排扣枪驳领深色西装，皮鞋锃亮。作为中信公司的掌门人，他实在太忙了，每天一上班都是一头沉入浩瀚的各种事务和会议中。只是在繁忙的间隙，打开唱机，听上一曲他所喜爱的外国古典音乐，喝上一杯咖啡。这就是他的休息。

他秘书陪我进来时，房间里正回荡着钢琴与长笛透亮的旋律，那欢快的声音和节奏，充满着郊外空气新鲜、阳光灿烂的春天的感觉。

荣毅仁破例抽出一个半小时接待了我。他用浓重的无锡口音徐徐地对我谈着荣氏家族和他自己的一些事，他主动提到了1949年5月25日晚上的经过，精准的时间、生动的细节，起伏的情感，不假思索地从他的记忆深处浮上来，脱口而出，仿佛不是在谈那个久远的晚上，而是在说一件刚刚发生在昨天的事。

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北京冰冷的冬天，色彩单调，但充满生气。他俯瞰着建国门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说：你看，改革开放仅仅十年时间，中国就脱胎换骨了。那天，我傻乎乎地拿了传票去法院出庭，解放军战士对我说，军管会接管了法院，我知道上海真正变了。历史的任何改变，都有它的合理性。国民党退败台湾，共产党成为执政党，1949年5月那个晚上发生的一切，我至今历历在目，我明白，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不断在选择和抛弃，这是不可阻挡的。周公吐哺，天下所归啊！

我豁然开朗，在和荣毅仁对话时，我一直有个梗在喉间的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荣毅仁留了下来？像荣毅仁这样的人物，是共产党“剥夺剥夺者”理论中的典型“剥夺者”，而且还有官司缠身，他有足够的理由逃之夭夭。可是他却没有去抢拾起一张在许多人眼里不可放弃的船票和机票，在纷繁的取向中，选择留了下来。这到底为什么？

此刻我明白了，1949年5月25日晚上那个独自坐在书房里通宵不眠的荣毅仁就已经具有一定的历史洞察力了。他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充满痛苦和矛盾的过程，它像一个渐渐收窄的闸门，将湍急的水流汇聚成最后的能量，越过了大坝，进入了一段宽阔从容、气象万千的河面，生命的重中之重，就像风正高悬的帆篷，简洁而挺拔地站立起来了。

他从来没有为他的选择后悔过。十年浩劫中，他挨斗被整，一只眼睛差点打瞎。父亲荣德生的墓园被掘开、墓碑被砸碎，遗骸被扬弃。夫人杨鉴清被打得浑身是伤，她委屈地说，早知今日，我们那年何苦要留下来？荣毅仁厉声说，我不后悔，永远不后悔，我不同意你这看法，这是我和你的原则分歧。

琴瑟相和的夫妻生活中，荣毅仁从未这样对妻子怒叱过。

这个荣氏家族的第二代的一个普通继承者，在五十年代初那个民族资本家的黄金时期脱颖而出，成为举世闻名的红色资本家。在民族资本不复存在的年代，由毛泽东提议，已调任外交部长的陈毅赶回上海为他拉票，他被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分管纺织工业。这一年他四十一岁，风华正茂。两年后，他进京任纺工部副部长。改革开放后，由邓小平点将，他一腔热血地组建中信公司，他担任董事长，他似乎回到了原点，重新当上了大老板，生意之大远超于当年的父亲和大伯。不过，这家公司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国家的。中央政府赋予他可以突破国家设定的原有经济体制的框架、自己去决定航向和目的地的探索权。荣毅仁帆起桨落地大展宏图，他成了中国走向新时代的一个标志。晚年，他当上了国家副主席。去世时，他享受国葬，他的遗体上覆盖了共产党的镰刀锤子的党旗，这是曾经和他对立的一个阶级的图腾。

讣告中褒扬他为“民族工商业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

对一个大资本家如此高的评价，世所罕见。这时，关于荣毅仁秘密入党的事也披露了出来。原来，在二十年前，即1985年7月1日，荣毅仁经邓小平特批，加入了中共，但要求严格保密，对外不公开宣布。入党介绍人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分管统战工作的习仲勋。荣毅仁当时自嘲说，我荣毅仁这个党员是地下党了。邓小平笑着说，不错，我也当过地下党。共产党很长时间里是地下党嘛。你荣老板吃香啊，暂时不宣布为好，委屈你啰。从此，荣毅仁守口如瓶，对任何人都提入党的事，对夫人杨鉴清、儿子荣智健都未吐露过。

如果当时公开宣布荣毅仁入党，肯定会引起许多人的惊愕和振奋。但邓小平出于他的政治智慧，继续让荣毅仁以非党人士的身份活跃在国际经济舞台上，这是很有策略的。荣毅仁有他特有的形象符号和身份特征，保留他的特征和符号，会让合作伙伴更自然，更自在。荣毅仁本人也会一如既往地潇洒自如。

荣毅仁无疑是青史留名的伟人，他的一生，尤其是“留下来”后的大半辈子有过风浪，摔过跟斗，但总的来说曾迸发出华丽的非凡的爆发力。他一生大多数时间都是资本家，解放前是民族资本家，解放初转化为红色资本家，后来是国家的资本家，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之路与共和国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紧密相连，他的功绩散发灼灼光芒。但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一个源头：即1949年5月那个春天的夜晚。

头顶的苍穹日升月落，只有那个五月之夜，那个奔腾急流下的闸口天荒地老，历久弥新。

## 一 半是笑容，半是眼泪

故事还得从这个五月之夜的五年前讲起。

荣毅仁说，看清一个事物有个过程，我和父亲选择留下来，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逐步积累起来的。抗战胜利时我们如沐春风，后来一连串的灾难和打击，逐渐让我们失望了。最后是彻底绝望了，就像进入隧道，入口很亮，后来一片漆黑，越往前越黑，暗无天日，我们都希望尽早走出去，看到有一丝亮光，那是很兴奋的，会拼命去抓住这束光的。

那是1945年8月14号早晨，人们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了日本天皇那颤抖的尖细的声音宣读投降诏书，上海顿时一片欢腾。这是人们盼望已久的一天。荣毅仁和三哥荣伊仁开了敞篷汽车，扯着国旗，在上海人头攒动的大街小巷兜风，大声欢呼。他们的汽车后面居然跟上了几十辆小汽车，形成了一支长长的车队，蔚为壮观。汽车后面是脚踏车、摩托车、黄包车队。再后面是奔跑的人流，大多是青少年，有西装革履的富家子弟，也有光着脚的穷小子，其中还有几个漂亮的、学生打扮的女孩子，个个汗涔涔的，气喘吁吁的。他们特地穿过外白渡桥，在日本人聚居区，有日租界之称的虹口各条街兜了一圈。

往日充满日本风情的街区一片萧索，商铺都闭门了，行人中日本侨民几乎绝迹，偶尔有几个，也是一脸的晦气，目光呆滞，行色沉重。虹口有不少日本机关，日本膏药旗在灼热的阳光下垂挂着。日本军人持枪在门口站岗，灰溜溜的神情。成群的中国百姓围在门口，大声叱骂、掷鞭炮、掷菜皮、掷烂水果、掷泥块石子、吐唾沫，做讥笑和诅咒的动作，日本兵呆若

木鸡地站着，不动声色，以前的嚣张气焰消失殆尽。

晚年的荣毅仁清楚的记着这次兜风，他对我说，他从未感到那么爽快过！他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父亲荣德生安排他到无锡茂新二厂当副经理，刚上班一个星期，上海淞沪战争就爆发了。从此，他一直被硝烟和阴云所笼罩，浑身被无形的绳索捆绑着，这一天，他感到松绑了，自由了，感到自由是何等可贵。他站着双手伸展着扯着国旗，旗帜在他手里猎猎作响，他有一种飞翔的感觉。他说，可惜当时没有拍照拍下来，要是拍了，是张很经典的照片。就像二战结束，纽约街头那张一对青年男女被喻为世纪之吻的照片一样。

说到这里，他有些自嘲地笑了。他毕生酷爱拍照，是个业余摄影家。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他是学校摄影社的发起人。

荣德生在高安路寓所对着在1938年在香港去世的兄长荣宗敬的遗像，感慨万千，老泪纵横，焚香祭拜，喃喃说：“哥哥，你可以瞑目了，小日本投降了，我们荣家可以了卷土重来了，打湿的柴火将重新点火。”他还将收音机搬到祭台上，电台重复播放着日本天皇的宣告，以告慰哥哥在天之灵。这个瘦小的、被日本人奉为神的日本天皇的声音凄凄惨惨的，仿佛来自阴暗墓穴的哀哭，暑热熏蒸的大热天，让人感到一股阴气。窗外却是经久不息的鞭炮声和锣鼓声。

上海狂欢了三天，终于沉静了下来，社会生活复归于常态，但街头多了不少青天白日旗和蒋介石的大幅画像。而在敌伪时期冷寂一时的十六铺码头，江湾机场、虹桥机场忙碌起来了，江轮、越洋邮船多了起来，停机坪上停满了飞机。到乡下和外地避难的人，其中有不少是工厂主、地主、富商、社会名流，在日本人进入租界前，丢下产业逃离上海的洋商和上海秘密战中败退的特工在第一时间回到上海来了，上海是他们梦牵魂绕的城市，他们迫不及待地回来了。

荣家自然很热闹，免不了要欢聚一堂，坐下来就是挤挤挨挨几大桌。荣氏兄弟后代枝繁叶茂，人丁兴旺。大房荣宗敬有三个夫人，育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二房荣德生有两位夫人，育有七个儿子，九个女儿。荣宗敬除三子荣鸿庆尚年少，长子荣鸿元和次子荣鸿三均已成家，女儿也均披嫁衣。荣德生七个儿子中，除长子荣伟仁前几年患鼻咽癌英年早逝，六子荣纪仁、七子荣鸿仁尚未婚娶外，其余都成了家，女儿也大多出嫁，孙辈外孙辈一大堆了。仅荣伟仁就遗下三子四女。荣德生大女儿荣慕蕴嫁给了铁路工程师李国伟，养育了十个子女，李国伟以出色的经营才

能，成了荣氏企业中一员独当一面的干将。可以说，荣家在几十年中间的商场博弈中，固然有“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之起伏沉浮，但一个改变不了的事实是：荣宗敬荣德生的父亲荣熙泰这个荣巷默默无闻的小户人家，在两个儿子手里，财富奇迹般地得到极大的积聚，人口也奇迹般地迅速地膨胀，一跃而成江南望族。

从荣熙泰算起，至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这两代人创造了神话。在第三代，这个神话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至荣毅仁达到极致。

这个大家族的老少男女在那几天高兴得眼睛一次次潮湿，哭苦尽甜来、哭否极泰来，感叹过去，展望未来，争着呼风唤雨的请客买醉。他们的体内都涌动着活力，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每个人的话说不完，滔滔不绝的。电话里聊，咖啡馆里聊，饭桌上聊，汽车里聊，各个家庭的客厅和书房里聊。聊得最多的，想得最多的，无非是如何收拾残局，重振山河，利用战后和平、百废待兴的机会，重建由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千辛万苦创立的实业王国。这个王国早已支离破碎，一片荒芜，盛景不再。

荣德生也是兴奋的，他的话倒不多，脸上挂着笑，有名的荣德生式憨厚的微笑。这种微笑在哥哥去世后，就从他宽阔的脸膛上消失了。他很多时间，在书房里像老僧般入定。现在，这招牌式的微笑又回到他脸上。

但他不像洋场里浸润过的子侄那样狂放孟浪，喜形于色。他半是欢笑，半是眼泪，历经世态炎凉和命运多舛的他，还没有从重重的挫折的阴影中走出来。他还有着一腔的愁苦。他的神情还有些恍惚。

虽然在哥哥遗像前承诺要卷土重来，重新点火，这也是他和整个家族的心里话。但荣德生的心情其实很错综复杂。遗像上的哥哥一如在世时那样，脸颊分明的轮廓显示他坚韧的性格和过人的胆气，犀利而练达的目光，闪烁着他至死都未泯灭的创业情怀，蓄积穿透一切翳障的力量。他多么希望，在这样的时刻，哥哥能从照片上走下来，像以前那样很有气魄地发号施令。与哥哥相比，他慈眉善目，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极平易近人，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像弥勒佛。他稳重、笃厚、平和，小时候还显得懵懂木讷，很晚才会说话，以至于父亲荣熙泰以为他天生是个哑巴，还得了个二木头的绰号。谁也没想到，这个二木头会成为大老板。他的老好人的性格、缜密的思维方式和稳健的办事风格，与荣宗敬的泼辣、果敢和雷厉风行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大智若愚中，自有其威严。

这种差异似乎有点不近情理，即便走路，一个流星大步，一个慢吞吞的，即便个头，一个高个，一个矮个，他们是亲兄弟吗？当然是，这是毋庸置疑的，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殊不知，正是兄弟俩的这种性格的互补性，使得他们一旦合二为一，便变得卓而不群。

荣毅仁介于爹爹和大伯之间，取这两个长者之长，高个，五官酷像爹爹，性格稳扎、醇厚也像爹爹。处事睿智而又果断像大伯。

荣德生知道哥哥不会甘于放弃秉守了大半辈的理想和追求的，他的在天之灵一定希望国运昌盛，家运鼎盛，可是真的劫后春光胜似昔年吗？荣家真的能摆脱苦难，柳暗花明又一村吗？他一遍遍问自己，痛定思痛，回望走过的路，更多的是伤心。当年他和哥哥是愣头青，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靠了手头积攒的微不足道的一点资金，居然办起了钱庄，开起了工厂，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深一脚浅一脚，跌打滚爬，杜鹃喋血，欲罢不能。

他们成功了，成了响当当的一代巨贾。可是这条路太难走了，弯弯曲曲、坎坷不平，这是条蜀道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条路落满了他们苦斗的泪痕和血迹，打上了太多的苦难的印记。不错，成功带来了财富和荣耀，可失败和挫折又是始终相伴着他们。他们固然享受到了创业的幸福，然而有许多日日夜夜是何其痛苦难熬。如果不走这条路，他们也许依然是个过着清苦生活的普通人，在风檐雨巷的杳杳里过着懒散无为的生活，没有华枝春满，没有赫赫声威，然而平常年岁一身轻，自由自在，云在青天，鱼在水中。哥哥也不会那么早就去世，自己的长子荣伟仁也不会英年早逝，而自己呢，也不会一身的疲惫，一身的伤痕，一颗近于死灰的心。

荣德生在抗战胜利后几天来，就这样反复微笑着含着泪水回忆着他和哥哥的人生际遭，检视了残酷岁月里他们达到的高度和跌落的低度。往事如烟，不无可圈可点之处，也有许多事不堪回首。很奇怪，在子孙的雀跃中，沧海桑田的过去止不住在他脑子里放电影般闪现，让人感到内心紧缩和压抑。当然，也有一些片断，阳光照射着他们，哥哥和他的脸充满明朗。

荣氏兄弟是草根出身的大实业家。他们是从太湖之畔的一条朴实的略带曲折的巷子里（即荣巷）一个植桑饲蚕的农户家走出来的，兄弟俩都是钱庄学徒出身。这段钱庄经历，对于他们而言，有着奠基石般的意义，日后他们办企业时，一个铜板生出十个铜板，一块钱生十块钱的资本运营手段，令人感到眼花缭乱、出神入化，



好似在琴弦上滑动的灵动的手指，拨弄出无限美妙的音律。这与他们少年时期在钱庄的熏染不无关系。

1896年他们在上海、无锡开办自己的钱庄，1900年创建第一家面粉厂，1905年投资第一家棉纱厂。此后的数十年间，资本呈几何级数增长，工厂越来越多。形成了包括茂新、福新、申新等二十几家工厂的荣氏企业集团。1900年，荣家的原始资本仅为6000元，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荣氏企业仅申新纺织系统的资产就达六千八百多万元。茂新、福新面粉系统的资产也达六七千万元。荣氏企业经营的机制面粉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棉纱布总机数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可以说，荣家在衣食两个方面，几乎占了中国的半壁江山，毛泽东称荣家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首户，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荣氏企业在取得骄人成绩的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和血汗是一言难尽的，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欧洲打成一团，无暇顾及东方的中国，这些产品包括面粉、布料原来的输出国，由于战争摧残了经济，成为了产品的进口国。这个历史变化为中国原来深受压抑的民族工商业得到了伸展的机会。就是在这个时候，荣氏企业获得了超高速发展，一派大水激荡、波澜壮阔的气象。

以至于荣宗敬在一次商界聚会上笑谈说，有人说我是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这个大王我当定了！有人说我是商场拿破仑，这个拿破仑我也当定了！

中气十足，一副舍我其谁的姿态。

但是，荣宗敬的豪言还在人们耳边萦绕，形势就急转直下。

在荣德生记忆中，一个噩梦般的经历，想起来心里就撕肝裂肺作痛的就是申新搁浅。上海申新曾经那么强大，那么不可一世，可是突然从高处坠下，差点摔得粉碎。幸而活了下来。但从荣氏兄弟到子侄的心上，无不被深深地被剝了一刀，留下了无法磨灭的伤痕。所以，当八年抗战的胜利来到时，荣德生在发自内心的高兴地同时，这段记忆不可阻挡地浮现出来，让荣德生感伤不止。荣毅仁在他此后漫长的岁月中，也常会神色严肃地提起这件事，语气凝重，他一定戳到了自己的伤心处了。

一战结束，列强内斗告一段落，马上掉转枪头，气势汹汹地扑向中国，争夺中国的资源和市场。荣氏企业从此交上了厄运，连连遭到重创，荣德生记得很清楚，1932年，庞大的荣氏上海申新公司搁浅了，就像搁浅在海滩上鲸鱼，动弹不得，呼吸从粗重到薄弱，眼睁睁地看着近处的大海和掠过天空的海鸥。